

人间

一本《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

胡剑华

说到字帖，这是个既宽泛又普通的名词，也是读懂书法艺术思、妙、趣、禅意的艺术宝典。就连对书法不求甚解略知皮毛的我，收集到的字帖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其中，不乏有最早的“法帖之祖”陆机的《淳化阁帖》，还有“上承汉简、下启今草”陆机的《平复帖》。尽管这些都是墨迹、拓片本的影印件，可无论是雨夜临帖不觉三更，还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闲散时光，都能满足我对书法的欣赏和喜爱，总有一种“字小乾坤大、纸短岁月长”的感叹。

在我为这些装帧精美、开本各异的字帖娱乐消遣，领略“墨海定精神，笔锋出生活”并为此津津乐道时，却没敢忽略、怠慢这本装帧简朴、开本只有787mm×1092mm的《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它长期摆放在我的书桌之上，成了这方天地的主角。

这本编号为z-32的《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屈指可数的十五页印张，内容为隶书体的十九首毛主席诗词，是顺时针由左向右翻阅的小开本字帖。白色封面上缀着簇簇淡粉色松柏，封面左上端是3×20cm的红色竖框，衬托着竖式排列的《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封二是罕见少有的空白页，既没有序言，又无出版说明，封三左侧是简略的执笔方法、写字姿势和注意事项，右侧是点横竖撇捺及对应的啄、挑、折、波、转、勾笔法图解，封底左下角为东方红书画社出版（上海南京东路422号）、市二印刷厂印刷，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字样，没有任何编撰人员的信息，每册售价仅有贰角贰分钱，只是印数可观1-1000000册。时至今日，再畅销的书法字帖印数也达不到这个数量级。

我时常端着这本《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感受那份来自遥远又甜蜜的回亿，或许那些与其相关的人和事已因年代久远悄然模糊，但是这份舞勺之年来自爷爷对我的奖励，令我享受到了那种跨越时空转换的异样感受，实在是铭记在心，深深地烙在了脑海里。

早年间，我家祖上创办了“永顺合”商号，买卖做到了京津畿，《临淄县志》上都有文字记载。令人费解的是，作为长子长孙的爷爷并不热衷于这份家业，心思也没用在“永顺合”的传承光大上，而是甘愿做个舞文弄墨的狂狷书生。

随着时代的变迁，“永顺合”加入了合作社，爷爷成了合作社里拨拉算盘的账房先生，闲暇之余却把四邻八舍的红、白喜事，作为他施展文采雄略、笔墨功夫的绝佳机会。每次受邀动笔之前，都得用毛巾擦

洗“净手”，那对铜镇尺被摩挲得明光锃亮，镇尺上篆刻的“长联犹在壁 巨笔信如椽”清晰可见。他调好笔墨、铺开折叠好的纸张，端直身子屏住呼吸挥笔而书。收笔后对着墨迹未干的作品吟诵欣赏，周围的人鼓掌致谢或发出阵阵赞叹声。否则，他就会笑着调侃人家“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他内心始终充斥着淡墨幽香衍生出来的快乐，当墨香味蕾成为诠释幸福的全部理解，接下来的挥笔直书又是多么地甘之若饴、乐此不疲。

从我记事起，在外人眼里，爷爷对我格外地疼爱，抱着我识屏风上的八仙过海，对着瓷瓶教我麻姑献寿、五老观画，其实他的心愿就是把自己对书法的热爱转嫁到我的身上，于是，他找来笔墨纸砚手把手地教我写字，这里也少不了枯燥乏味地背帖和临帖。

天长日久，我跟着爷爷学会了研墨、裁纸和叠米格。没想到，爷爷是一个管教严厉的人，研墨写字都得梳理出根芽才肯罢休。时常还夹带着“棍棒出高徒”的传授方式，贯穿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在学习中理解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还得加深学习理解。在那些冷时呵气成冰、热时汗流浹背的日子里，站着练字要的就是个专注度。毛笔蘸水在青砖上书写，练的是反应速度，临帖就要“笔随影走、意随骨生”，就是要按照字帖的笔画写，长短宽窄、粗细方圆等必须规范整洁，不能拖泥带水由着性子来，临帖加吟诵是二法合一，吟诵时斟酌诗词文化，横撇竖捺揣摩笔法走势，书体和文字相互亲近，才能鱼和熊掌兼得。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我对于写字的热情戛然而止。说起缘由，我是心疼那些平常被爷爷视作珍宝的书籍字画被付之一炬。那些我曾厌恶的稀奇古怪的字帖，还有我赌气时划上去的指甲印痕，一旦失去了才倍感珍惜。爷爷无奈地望着我叹息，人世间的事情，小孩子以后会明白的。

每当年终岁尾、人生进阶之际，贴春联还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大事。贴春联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除非有家人离世三年不得张贴，不然只要烟火尚存就不能不贴春联。

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堆雪人、打雪仗、逛庙会、穿新衣、串亲戚、收压岁钱、贴春联、放鞭炮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时节也是爷爷最忙活的日子，我还是如同往年一样被爷爷使唤，踩着小板凳帮他抻着对子纸。进了腊月门，喝了腊八粥，爷爷就开始写春联，那是爷爷和我一年

中最忙碌的日子。为此，爷爷买了这本196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奖励我。

日月经天，时序流转。爷爷仿佛改变了他的传授方式，注重“学不至于乐，不可为之学”的教育理念，经常给我灌输书法、楹联的趣事，启发我对这门“苦差事”的兴趣。通过“风起大寒，霜降屋前成小雪；日照端午，清明水底见重阳”，让我知道了二十四节气。正读、倒读的回文联写起来更有趣味，正读是“风送花香红满地，雨滋春树碧连天”；倒读为“天连碧树春滋雨，地满红香花送风”。有时候兴趣所致我就问爷爷，你写春联为啥非得都要叠成米字格？他郑重其事地说，这就像武术行家所说的“练有招，才能打无法”，只有固定招式，才能有扎实的基本功。爷爷还特意告诉我，叠米字格就是在纸上打出界格，古时候有个雅致的称谓“朱丝栏”，用墨画界格称“乌丝格”，用朱砂画界格叫做“朱丝栏”。

每当看到爷爷弓着背写到手抽筋，我就心疼地问他，为什么不坐着写？他呵呵笑道，坐着写会很舒服，但不能汇聚全身之力，笔画粗了不精到、笔画细了没筋骨，写不出应有的味道，长了太庸俗，短了又没有力道，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吧。爷爷凭着这股子认真劲儿，深得乡邻们的夸赞，写出来的春联远近闻名也是理所应当的。来家里“请对联”“接对子”的人越来越多，情急之下，我也开始帮着爷爷写春联，尽管都是写贴在偏屋厨房、猪圈马厩，类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龙马精神”的春联，也会赢得家人们的好评和赞扬。

尽管我曾把玩过属于爷爷自己的那些印章，有名号、印玺、趣章，还有起首印和压角印，我依旧没有资格揣测爷爷的书法水准，更无法想象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些喜欢笔墨丹青的人们如何交集。限于对过往时代的认知欠缺，我自己依旧不徐不疾地坚守着对颜筋柳骨的崇拜和热爱。

爷爷辞世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本《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就像是记忆海洋中的那只铁锚，从浩瀚的生活中打捞起一些遥远的往事。在我看来，“学艺的孩子没童年”是片面的，我甚至留恋那段临帖不辍的日子，无法估量这段经历对我人生的改变。这时，我才真正懂得：童年的情趣和悟道与这本字帖的相互联系，其捆绑在一起所给予我对文化纵深的理解，绝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承，而是人生岁月里不断绵延、跌宕和思索的感悟。

诗歌港

秋到深处(外一首)

李德庆

从现在开始，向草木学习
弯腰、低首、不动声色
遵循着自然的规律
头顶的天空与远处的风景
没有什么区分
落日和雨水只能使自己更加平静

保持情绪，闭口不谈命运
该去的尽管去，该来的终究会来
沉默是我们高贵的属性
你看，岁月总是这般无情
有人刚开口说出白云、黄叶、离合
一群大雁就从空中呈人字形飞过

爱在深秋

不必纠结要落的叶，要掉的果
要远飞的种子
就像你不知道何时开始
双鬓布满白发，身影踽踽独行

我只知道大雨过后天更晴
美到极致便是凋零
天地万物各有各的宿命
不可强求

所以，注定离别的季节里
我不悲戚，只有怀念与祝福
不是吗，秋风有多苍凉
我内心隐隐的爱，就有多深沉

情醉金秋

林绍海

有一个霞光栖居的地方
它是我享誉“苹果之都”的家乡

金秋时节
硕果累累，万树摇红，喜庆吉祥
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清香

田园内外
男男女女欢歌笑语
车水马龙一派繁忙
辛勤的汗水成就梦想

秋色悦目，她是一条多彩的画廊
哼一曲乡间小调
把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人在果乡情醉果乡
果乡秋韵是一阕甜美的诗行
火红的日子，地久天长
小康生活幸福守望

又遇兰花开

彭贤春

竹篱笆边的几排兰花又开了
开得很滥
开得向东向南向西又向北
开得向雨又向阳
开得像竹篱笆锁不住的一阵风

为这个落木之秋增添多少欢喜
没有人问起
常伴几声尖嘴的雀鸣
也有一群散学归来扎蝴蝶结的孩子

是隔壁李婆种的？
还是野生的？
也无人问起